

## 陪读寄语

□ 朱直尧(黑龙江佳木斯, 国企职员)

说来也惭愧, 我没有体会过真正意义的陪读, 像一些家长, 孩子在前面学, 她在后面记笔记, 而我, 只是接接送送, 管理一些吃吃喝喝, 洗洗涮涮, 再也就没啥了。

有时候, 指点一下作文, 他七个不服八个不忿, 老大不情愿了, 说我写的东西只适合发表, 不适合高考。我也就偃旗息鼓, 默不作声了。作为父亲, 不能太难为孩子, 也知道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。

我也有自己的想法, 孩子陪读出来的, 自律性不见得好, 怕是没有后劲, 如果真到了大学, 没人陪了, 没有了约束, 太过放纵了, 也不见得是好事。所以, 我的儿子是散养的。

到了他高三, 我还是有些担心, 毕竟

得靠分数考取院校。而我又自觉惭愧, 觉得帮不上他。我现在在一个四十多岁的人, 他学的科目除了语文, 其他我都是鸭子听雷——不知所云。我苦口婆心要求做旁听生听一节课, 可还是被拒绝了。

我坐在一个空教室里等他下课。教学楼在做翻新施工。那些工人搭铁架子, 铲去旧的墙皮。其中一些女人头裹灰蒙蒙的纱巾, 戴着沾了点点水泥、透着红色蓝色的安全帽。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干活, 唯一能改变施工作业, 就是老天爷下雨。每次下雨时路过, 我特意观察他们, 男女的都一个面容, 坐在地上, 两条泥腿的中间, 有一个大绿棒子——啤酒。我不知道他们

中间有没有自己的孩子就坐在正在施工的教室里? 我也不知道, 那些学生的中间有没有父母也像这些工人一样? 我倒是认为该给现在的高中生开一堂生活课、吃苦课、心酸课、流汗课、疾病课、孝顺课、友爱课, 让莘莘学子知道, 那个“莘”字的下面是一个真真切切、现现实实的“辛”字。要牢记“莘”字, 吃透“辛”字, 方能领悟学生时代, 求学生涯。

我觉得, 作为家长, 希望孩子用功读书, 不是要孩子跟别人比成绩, 而是希望未来的孩子能活得更意义。

升高三了, 我也想送给儿子一句话: 不要寄希望于明天, 要寄努力于当下。



## 两个奶奶一个孙

□ 吴平(安徽合肥, 保卫科职员)

3月20日, 二姐喜添孙子。当天一大早, 她就乐滋滋地带着一大包早已准备好的娃娃的新衣, 坐高铁从安庆来到合肥。

外甥的丈母娘已经提前一个月“进驻”了女婿家帮忙伺候。外甥媳妇出院的当天, 雇来的月嫂也正式入户。

也许是初做奶奶, 二姐异常激动, 每天都会在我们的姐弟群里发些她孙子的小视频, 比如几个大人合力给孙子洗澡啊, 比如她和亲家母跟在月嫂后面学习怎样帮孙子运动做按摩啊。视频后面还附着一串语音, 语气里明显有一种貌似嫌累实则万分开心的甜蜜与幸福。

二姐从小就勤快泼辣, 性子急, 干事快。来她儿子家的第一天开始, 洗衣做饭洗碗拖

地就全包了。4月底, 月嫂离去, 二姐主动揽过了侍弄娃的重任, 给娃洗澡, 做运动, 喂奶, 哄睡, 还要抢着帮一大家子人做饭, 整天忙得不亦乐乎。亲家母每每想上前帮忙, 二姐压根不给她任何插手的机会。

50出头的女人, 如此辛劳, 时间久了, 身体心理自然承受不了。二姐开始在群里吐槽, 我和大姐都劝她: 你家亲家母内心肯定也想为自己的女儿和小宝贝做些事的, 你这样啥都抢着上前, 不给别人一点机会, 考虑过亲家母的感受么? 二姐在视频里摇头, 捂着嘴巴小声道: 她是读书人, 干这些事不行的!

上周, 二姐夫突然给我打来电话, 说二姐在合肥侍弄小孙子很辛苦, 让我劝劝她,

如果累了就回安庆歇几天, 毕竟还有亲家母在那边帮忙呢。二姐夫再三强调, 你一定要委婉地说这事。

我听出了话音——亲家母也想侍弄自己外孙的, 咱不能一点机会都不给人家——说到底, 娃还是她家闺女生的呢!

二姐听了我的劝, 前天一个人坐着高铁又从合肥回到安庆了。

昨天, 二姐在群里又发了一个小视频, 视频里, 她小孙子刚洗完澡, 清清爽爽地躺在床上, 手里拿着一个小摇鼓, 两只脚不停地扭动着, 一副开心惬意的样子。我问, 谁拍的? 二姐说, 亲家母刚刚发给我的, 真没想到, 她一个文静的读书人还挺会侍弄娃的。我想, 这还不错呢!

